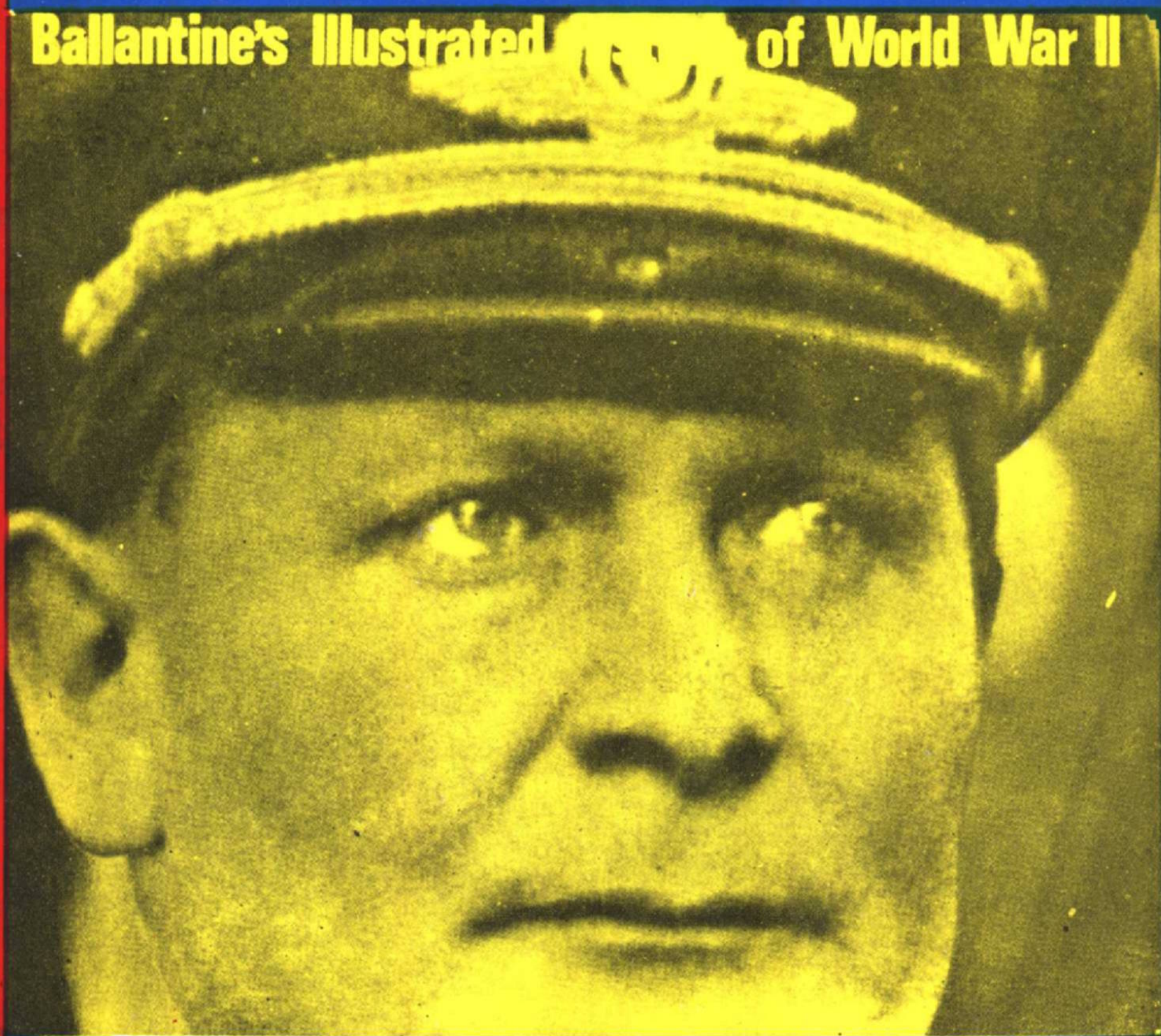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是撲擊協約國飛機的老鷹，他所趨身之處。莫不充滿了傳奇的色彩，他輾轉於烽火中，總據指揮大權，出盡了風頭。——他是幸運的男人。但是，審判之日終究來臨。他於紐倫堡的法庭，如此的說：「我的一切都是爲了祖國，因此，早就覺悟到接受吊刑。」

Ballantine's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空軍元帥戈林

二次世界大戰叢書⑤

特價 六十元

士

Göring

Ballantine's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空軍元帥戈林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出版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016號

出版者：世新出版社

發行人：陳游碧月

三重市重新路一段26號

郵撥：105048 電話：9712274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五十元

Göring

Ballantine's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空軍元帥戈林



羅傑·曼貝爾著／李長源譯

空軍元帥戈林

第三帝國第二個鬪士



空軍元帥戈林 / 目次

1	戰爭、戀愛、及希特勒	6
2	因慕尼黑暴動失敗而潛逃	33
3	攀上了權力之寶座	49
4	火焰、愛與恨	71
5	以鐵及血踏上了世界舞臺	86
6	戰爭呢？還是和平？	114
7	外交及國內經濟方面的翹楚	128
8	「第二把交椅」的得與失	143
9	一切都委給我們的空軍吧！	165
10	酷愛美術品的黑市帝王	179
11	元帥降身為平凡的俘虜	189
12	紐倫堡大審判	200
13	被判死刑，踏上幽冥之路	214

1

戰爭、戀愛、及希特勒





1916年戰鬥機上的戈林：飛機撞擊到墓地，負了重傷，但於這一年出了院，再度以空軍的佼佼者姿態活躍。

赫爾曼·戈林的母親，於德國南部巴伐利亞的醫院生下了他之後，僅僅經歷了六個星期，即撇下了他，把育嬰的工作委託給別人。

父親是往日職業 軍人的總領事

戈林於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二日，來到了這個紛擾多事的世界，但却無法享受母愛的肌膚之親。因為，她不得不回去丈夫的駐在地——「海地」（位於西印度羣島的共和國）。

他的父親赫因律·愛倫斯多·戈林，原來是昔日騎兵隊的將校，但那個時期却從事於德國的領事事務，當赫爾曼降生之時，他正榮任着「海地」的總領事。赫因律於英倫研究英國的殖民地行政之時，以四十五歲的初老之年，再完成人生大

事。對象叫法蘭蒂絲卡，生長於巴伐利亞，是謙恭有禮，待人和悅的婦女。

法蘭蒂絲卡最初的海外生活，是在德領土的西南非洲渡過的，在那兒，她的夫婿赫因律與聞名遐邇的雪西·羅斯（英籍的南非政治家，後來成為開普殖民地（現在南非聯邦）的總督）邂逅而認識。他後來又與猶太人的醫生赫爾曼·易賓斯坦博士結為莫逆之交，法蘭蒂絲卡的頭一胎兒子就是易賓斯坦博士接生的。

這個，以後叱咤風雲於一世的——被命名為赫爾曼·威廉·戈林的嬰孩，乃是法蘭蒂絲卡的第四個孩子，對於兩度為新郎官的赫因律來說，則是第九個孩子了。

赫因律從燦爛歸於平淡（引退）之後，他倆夫婦於一八九六年再

會了業已三歲的兒子——赫爾曼。但是戈林的家却是家徒四壁，毫無恒產，尤其是無能力供養大家族，以後的五個寒暑，戈林居家在柏林郊外過着簡樸無華的生活。

赫爾曼自幼調皮，喜歡搗蛋，惹事生非，不把大人的斥罵當成一回事。但在五歲時，從父親處獲得了輕騎兵的軍服時，他雀躍歡呼，一幅喜不自勝的樣子。他的父親赫因律，時時招待軍人來家做客，這時，赫爾曼·戈林最高興的莫過於：年老的佣人悄悄地把客人的軍劍、軍帽等拿到內室，使得他能夠躺躺在床上，百視不厭地，針看着它們出神。

原來，赫爾曼·戈林在童稚之年即憧憬着軍人的生活，夢想着將來欲在馬背上開拓他的事業了。

但是好事多磨，除了這一件事

赫爾曼·戈林的雙親：赫因律及法蘭蒂絲卡。
赫因律身穿着領事的禮服。



，更有一樁重大的事件發生於他的家族之間，予他的日後產生了極重大的影響。

年輕的母親與

猶太地主偷情

赫因律引退之時，赫爾曼·戈林的母親仍然很年輕，她也不能例外地，對年老的丈夫感覺到厭倦，在此種欲求不滿的情況之下，她終於抵擋不住愛人的誘惑，背着丈夫幹起了不忠實的勾當。

在非洲時，曾經是戈林家朋友的易賓斯坦博士，是家財萬貫的獨身漢子，當時他已返回德國。他一心一意想在德國成爲地主，於是巧妙地手法，源源地獲得了各種的封號及頭銜。

他與戈林家，特別是與法蘭蒂絲卡之間的情誼復活，乃是在他在榮

獲了力達·芳·易賓斯坦的「所謂的「芳」，乃是擁有領地的貴族稱號，以後，也授與沒有領地的人，做爲稱號」稱號之後。

他早已是她五個孩子的乾爹，亦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於是戈林家族就在他柏林的第宅，不費分文，自然而然的居住了下來。

現在，對一貧如洗的戈林家族來說，易賓斯坦博士成了「順理成章」的扶養者了。

他購置了兩個城池。一個位於奧地利及巴伐利亞邦境附近的茅帝倫道夫（沙泥堡東南約一百公里，現在屬於奧地利），另外一個則在紐倫堡二十四公里外的貝爾登修坦。

貝爾登修坦的一座城池是基於十一世紀要塞之遺跡，再行建造的城池，他把它提供爲戈林一家人的

住宅之用。法蘭蒂絲卡與丈夫，在窮途末路時，得以暫時寄人籬下，在深深的感謝同時，攜帶子女住進了豪華的城堡。自此，法蘭蒂絲卡以易賓斯坦的情婦姿態過活，垂老的丈夫則不得不忍受着被人當成「好好先生」裝成若無其事的生活着。

易賓斯坦一等到戈林家族搬到貝爾登修坦之後，迫不及待的擁着法蘭蒂絲卡進入了上房，效仿于飛之樂，而垂老的丈夫，則伴着孤枕在地下室的房間獨眠。

當時才八歲大的赫爾曼，並不會爲這個問題操心。他對自己的家族擁有領地，來勢赫赫，重甸甸的傢俱，以及能住在金壁輝煌，外觀壯麗的城堡感覺到異常的滿足。那時，他父親老穿着領事的禮服，這種裝束，看起來與重甸甸的傢俱，

倒是非常的調和。

幼年卽得意

於翻山越嶺

日後，赫爾曼·戈林時常對人說及他當「孩子頭」的事，並自云是生就的「領袖材料」，時常召集力達·芳·易賓斯坦是猶太人的醫生，後來成爲大地主。戈林在他的城堡裏成長壯大。

包括他兄姊的孩童們，圍繞在他的周圍，對外興風作浪。講到此，他總是得意非凡。

盡管他還是小蘿蔔頭一個，但時時登越近處小岳的斜坡，向人展示他的勇氣。如此到了青年時代，他已經是出類拔粹的爬山專家了。

整整十五個寒暑，法蘭蒂絲卡以易賓斯坦的情婦姿態生活着。

在某一方面來說，易賓斯坦算不得是理想的人物，對戈林來說，更不能做爲處世待人的好榜樣。他具有逞威風擺架子的陋習，他苛求全家族分秒不差地遵守時間，如果有誰在用餐的時候遲到，準會被他臭刮一頓。

易賓斯坦是一個對階級差別十分講求的男人，生平喜愛旅行，對於本身的職業——醫生，感覺到異常的滿足。他在戈林的心坎深處植

下了富豪們所特有的強烈，而狹窄的階級意識。

在一九一三年，赫爾曼·戈林滿二十歲時，易賓斯坦對法蘭蒂絲卡漸感煩膩，終於不歡而散。

愛惜英雄

憧憬貴族

如上述一般，年幼時的戈林是在不正常的環境下孕育長大的。塑造戈林的「教養」，乃是那些有關日耳曼民族英雄的知識。

他崇敬雪爾馬尼大帝（法蘭克王國的國王，最初統一歐洲，振興西羅馬帝國，登基爲一世的却爾斯皇帝），及普魯士的斐特烈大帝（普魯士國王，兩度擊敗奧地利，對於普魯士的興盛有很大的貢獻）等英雄的騎士風姿以及肖像。

他想像自己是一值得被尊敬的年輕貴族。在以種種的方法調查家



系之後，他始發現了他的祖先米凱·克利斯丁·戈林，曾榮任過斐特烈大帝的經濟管理官。

這一件事情，以後就一直活在他的意識深處，當他擔當了希特勒的經濟管理官時，這個深藏在心底的夢，始告真正地實現了。

戈林父親的官銜原本是「駐海地總領事」，但戈林却在神不知鬼不覺間，把它更易為「全權公使」，那是因為後者聽起來較響亮撼人的原故。

但是，儘管戈林私自把父親升了級，但這位垂老告退官場的父親大人，不論時候季節，老戴着宴會及拍照時所用的禮服用三角帽，使人看起來不倫不類。他又沉溺於酒漿黃湯，遊戲浪蕩，因此，完全的邋邋下來。

另一方面，易賓斯坦却是體態

肥胖，而具有獨裁作風的男人，在戈林獲知他家所以被易賓斯坦關照的理由以前，他倒認為易賓斯坦才是理想的父親塑像。

但是，當後來他獲知易賓斯坦的名字登載於留德猶太人的名錄「西米·哥薩」時，感覺到異常的憤恨，於是他拼命地到處揚言，在他童稚時代曾嚇使狗追咬鄰近的猶太人一事。

進入士官學校實現穿軍服的宿願

總而言之，戈林是任性而我行我素的孩子，他的美點是身體強壯，以及具有登山家的卓越能力。

關於他所從事的冒險，有着衆多的傳說，雖然不免有渲染誇大之嫌，但其中的一些却是真實無訛的。例如他最喜歡玩軍隊遊戲，時常揮舞着拳頭，鬧得天昏地暗，鷄犬

不寧。

唯一使戈林感覺到滿足的學校是巴登邦（德國西南部）的卡爾蘇路易士官學校。他於十二歲時進入該校，十六歲時，再轉入柏林附近的里約費德軍事訓練大學。

在那兒，他不僅在學問上，也在社會方面發揮了他潛在的本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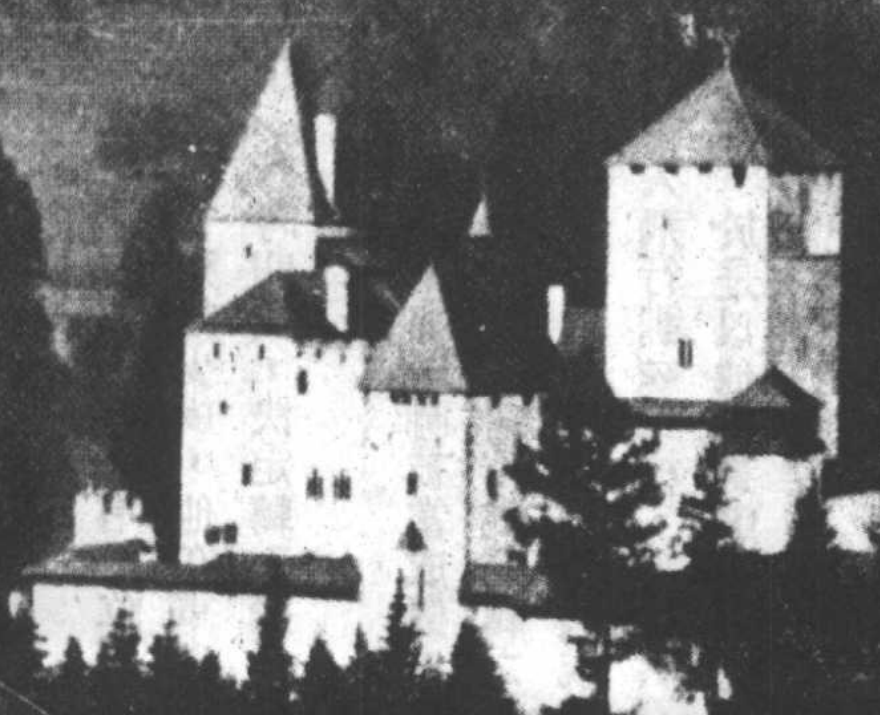
在軍事訓練大學期間，戈林嚴守紀律，舉出了輝煌的成績，畢業後，立即服務於米爾哈森本部的步兵連隊。這是一九一二年的事，當時，戈林是十九歲。

戈林爲了展示他身着軍服的英姿起見，回到了貝爾登修坦。據云，當時他向家族表示決心說：「萬一戰爭爆發，我將立下輝煌的功勳，宣揚戈林家的名譽。」

那時，他適巧地獲得了軍籍，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因為離那

易賓修坦提供戈林一家居住的貝爾登修坦城。

在此地，戈林的母親以家主的情婦姿態，悄悄地生活着。



P. 13

個時候不久，戈林一家就不能再居住在貝爾登斯坦了。

戈林家與易賓斯坦之間的「緊張」越來越高昂了。法蘭蒂絲卡與易賓斯坦之間的情愫已告斷絕，兩人肆無忌憚的吵架，終於易賓斯坦把戈林一家趕了出來。

在第一次大戰即將爆發的前夕——一九一三年，戈林一家遷移到慕尼黑居住。

不久，垂老的父親逝世。赫爾曼·戈林穿着嶄新的軍服，默默地站立在父親的墳前，突然間他抑制不了滿腔的悲愴，不顧及大眾，號啕大哭了起來。爲了繼續維護居住在貝爾登斯坦時培植起來的家的「觀念」，如今，赫因律最突出的兒子——赫爾曼·戈林少尉必需把整個家庭的責任挑起來了。

不獲得許可私

自轉入飛機隊

戈林並非吹噓，他確實在第一次大戰遠播了他的聲譽。

靠近德國領土的亞爾薩斯（當時爲德國領土）的城鎮——慕尼黑，開戰不久後即被法軍佔領。因此，戈林所屬的連隊必需橫渡萊茵河撤退不可了，但戈林却兩度身爲攻擊隊的先頭，勇敢地折回慕尼黑。

他因授命奪回被攻陷的村落教會，而勇猛地進擊着目的地。那時戈林竟騎在腳踏車上面，差一點就變成了法軍的俘虜。

起初，戈林是活潑的，勇猛善戰，甚至可以說膽前而不顧後。但隨着時日的增長，他成長爲經驗豐富而出類拔粹的將校。

戈林的親友中，有一位同僚的布魯諾·列茲少尉，他在軍中輾轉了一段時間後，決定轉入飛行訓練學校。

因風濕痛暫時被當成傷患兵照料的戈林，當病情稍爲好轉之後，即試盡了各種的辦法，想與親友一起轉入飛行訓練學校，但始終不獲准許，於是以他一貫虛張聲勢的手法，自作主張的轉入，把可能招致的結果委給了命運之神。

果然，戈林在軍法會議上被裁判，被判了三個星期的禁閉。但是到了最後，他的主張還是被上司激賞了，終於被派到新設立的陸軍處——陸軍飛行隊設立初期的階段——服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戈林中尉（左）與列茲少尉夾着友人合影）